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 / 主编 赵静冬 方桢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

朱国权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朱国权，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大学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西南地区大学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会理事长。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出版著作《现代篮球运动技术研究》《体育科研实践与理论》《云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主编《中韩体育学术论丛》《公共体育理论与实践教程》《民族院校公共体育课教程》，教育部推荐教材《大学体育教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公开发表体育学术论文20余篇。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

朱国权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 / 朱国权编著. —昆明: 云南
大学出版社, 2013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
ISBN 978-7-5482-1609-4

I. ①彝… II. ①朱… III. ①彝族—民族形式体育—
体育文化—中国 IV. ①G8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5594号

策划编辑: 邓立木 / 责任编辑: 刘 焰 / 装帧设计: 刘 雨 / 封面手绘: 刘 雨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 / 主 编 赵静冬 方 楨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

朱国权 编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15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609-4

定 价: 28.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国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总序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之花绚丽多姿，引人注目。挖掘、整理、研究、发展、提高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广大民族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之相适应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心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通过广大民族体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无论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方面，还是在定期举办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提高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诸多方面功不可没。然而，我们也深深感到，在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进程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其教育体系尚不完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人才的培养既缺乏系统的研究，又缺乏具体措施；等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系列丛书》的出版为我们解决了上述问题，也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指明了新的方向，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和体育运动的训练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其科学化、系统化、世界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系列丛书》由《抢花炮运动》《秋千运动》《毽球运动》《陀螺运动》《高脚竞速运动》《板鞋竞速运动》《射弩运动》《蹴球运动》《珍珠球运动》《云南德宏傣族孔雀拳研究》《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共计11部教材构成，近200万字。这套丛书从各运动项目的概述、历史渊源与发展、文化特征、功能与运用、技术分析、战术运用、教学理论、训练方法、运动员体能训练、运动员心理训练、运动员科学选材、运动损伤的预防及处理、运动竞赛规则与裁判法、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



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图文并茂、编排新颖、涵盖面较广，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教学与训练理论的一次集成。此套丛书的出版发行为弘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等方面尽了绵薄之力。丰富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课程建设，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进入学校体育教育提供了参考教材；为从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的教学、执裁、训练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推动作用。

该丛书是“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子项目“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的一部分，项目总负责人：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和少英教授；本套丛书主编：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赵静冬教授；丛书副主编：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方桢教授、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寸金甲书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系列丛书》由赵静冬全权负责策划、撰写、统稿，其中《抢花炮运动》由赵静冬、杨京、王文立编著；《秋千运动》由张云、陈宇红、罗海斌编著；《毽球运动》由方桢、单庆兵编著；《陀螺运动》由曾勇、郑玲玲、陈杰编著；《高脚竞速运动》由程军、胡应国、马刚编著；《板鞋竞速运动》由金旭东、刘起龙、李莹编著；《射弩运动》由陈俊辉、丁相洋、寸金甲编著；《蹴球运动》由黄光伟、方桢编著；《珍珠球运动》由殷俊、马昆编著；《云南德宏傣族孔雀拳研究》由郑玲玲、李琤爽编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由朱国权编著。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各项目校队的运动员为此套丛书图片的拍摄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此深表谢意。

此外，在提交书稿前，我们也邀请了民族学、社会学、体育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等方面的专家，为本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论证，本套丛书的出版更得到了云南省民委文化宣传处鲁德忠处长，教育科技处沙云生处长；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董一凡处长、李华海老师，高教处王永全处长；云南省体育局群体处李耀戎副处长；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王德强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李若青处长、杨建虹副处长，资产处施林云处长，财务处王军副处长、黄素梅副处长等相关专家、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为本套丛书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此套丛书是各位作者在辛苦的教学、训练之余，积极投入科学研究，在教学和训练方法方面结合实际进行了理论创新。由于学识疏浅、视野有限，再加上时间仓促，书中错误疏漏之处难免，研究成果还有待提高和完善，望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为谢。

赵静冬

2013年5月于昆明



序

彝族传统体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绚丽多姿、独具一格，深受人民的喜爱。它与劳动生产、宗教祭祀、民族传统节日紧密结合，又是纪念英雄人物、表达爱情、喜庆丰收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有高度的技巧性、对抗性，而且多伴以歌、载以舞，既增强体质，又益于身心，是彝族人民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为适应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在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的智慧的结晶，是彝族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彝族传统体育同其他文化一样，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从它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来看，它与本民族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生活特点、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彝族体育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反映了彝族人民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文化水平。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劳动生产中，同自然斗争产生的文化只不过是生产的特殊方式，服从着生产的一般规律。”因此，彝族传统体育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演变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族传统体育蓬勃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在国民的重视下，在各方面的研究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逐渐地拉开了进行深层次研究的序幕。在研究方法上打破了以往人们研究的格局，在传统教育学内容框架的基础上，体育界学者共同积极努力挖掘创新研究，在采用原有体育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手段上，运用了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的各种知识来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更新了研究的角度，扩大了研究视角、研究层面，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加速了理论的快速发展。

朱国权

2013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概述	(1)
第一节 彝族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2)
第二节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构成	(21)
第三节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	(27)
第四节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作用	(31)
第二章 彝族传统体育的起源	(37)
第一节 源于生产生活的传统体育	(37)
第二节 产生于军事战争的传统体育	(38)
第三节 起源于民风民俗的传统体育	(40)
第三章 彝族传统体育与文化教育	(44)
第一节 彝族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	(44)
第二节 彝族社会传统教育的特点	(48)
第三节 彝族传统体育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	(51)
第四节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观	(53)
第四章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本质及其内在属性	(61)
第一节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本质	(61)
第二节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在属性	(68)
第五章 彝族娱乐方式与体育的关系	(74)
第一节 彝族传统娱乐方式	(74)
第二节 娱乐的种类与体育的特点	(75)

第六章 彝族民俗时令的产生与体育的关系	(80)
第一节 彝族生产生活习俗文化与传统体育	(80)
第二节 彝族节日的种类与体育活动	(90)
第七章 彝族宗教与传统体育	(95)
第一节 彝族祭祀文化萌芽与体育的雏形	(95)
第二节 彝族宗教文化与传统体育的关系	(98)
第八章 彝族传统体育器械文化	(107)
第一节 彝族兵器文化	(107)
第二节 彝族传统体育与军事	(116)
第九章 彝族传统体育类别	(118)
第一节 彝族与其他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共同因素	(118)
第二节 彝族民间体育游戏	(119)
第三节 彝族游戏体育项目	(136)
第四节 彝族竞技体育	(144)
第五节 彝族著名体育家	(162)
后 记	(165)
参考文献	(168)

第一章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兄弟同胞靠着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与聪明才智,创造了众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①云南省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国境线长达4061公里的边疆省份,也是处在西部大开发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的重要区域,位于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的结合部,具有十分突出的区位优势。加强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云南省实现绿色经济强省、云南民族文化大省、通向东南亚和南亚国际大通道三大战略的具体措施之一。^②彝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彝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种生活技能。我们认为它是“传统”的,也就认定了它具有作为一种文化样式自身的形成、发展及生存的历史过程;具有属于它本身的突出而丰富的科学内涵和与其他同源文化形态相融、相隔的文化限定。

彝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彝族自称繁多,因地而异,有“诺苏”“密撒”“撒尼”“阿细”等。新中国成立后,以“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彝族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和崇拜祖先。民间传统节日很多,主要节日有十月年、火把节及区域性的节日和祭祀活动,十月年是彝族的传统年庆,多在农历十月上旬择吉日举行。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节是彝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彝族分布地区有终年积雪的高峰,也有四季常绿的亚热带雨林;名山大川纵列境内,立体气候、立体农业、立体文化的格局,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彝族的各支系,走过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经济文化,为社会科学研究者

^① 姜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化与弱竞技化研究》,载《湖北体育科技》2012年第11期。

^② 段家开:《跨境民族阿昌族历史初探》,载《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自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云南、四川、贵州等省的广大地区的核心领域的范围活动。公元前2世纪，西汉以前的农业部落的游牧和定居彝族先民开始了社会分化。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先民部落在征服濮人的部落的基础上，已基本完成了从原始的部落到奴隶制度的转型。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彝族人世代在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的高山河谷间生产劳作、繁衍生息。神奇秀美而广袤丰饶的土地山川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彝族人，也发展了彝族人悠远的历史，积累了朴素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其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与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它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古朴的风格，成为彝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还承载着彝族人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彝族人的生活方式，体现出彝族人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我们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未来发展方向的阐述，找出影响和制约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共同点，从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入手对彝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分类，让我们更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彝族传统体育，也有利于弘扬彝族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彝族传统体育，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彝族传统体育是彝族人民几千年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积淀，它体现了彝族人民的力量、技巧与聪明才智，并生动地展现和折射出彝族同胞丰富多彩的竞技文化意识和身心健康、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和谐意识，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但随着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民族之间相互交融的进一步深化，彝族传统体育不断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衰退甚至濒危。因此，抢救与保护正面临着消亡的彝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当务之急，对弘扬彝族体育文化、增强民族体育素质、发展民族体育事业、促进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彝族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我国是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依地形、地貌、气候等的不同可划分为不同的地域，如沿海、平原、高原等。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利和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性，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各自生存的环境中创造了包括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等各具特色和风格的地



域文化,如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松辽文化、晋文化、徽文化、关陇(三秦)文化等。^① 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在不同的地区有“诺苏”“罗武”“纳苏”“米撒泼”“撒尼”“阿细”等不同的自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彝族总人口776万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总数657万余人增长了100万多。彝族分布广泛,遍及全国31个省(区、市),主要聚居在我国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等地区,四川的彝族人口占全国彝族总人口的27.34%,贵州的彝族人口占全国彝族总人口的10.86%,云南的彝族人口占全国彝族总人口的60.62%。

一、北来说

彝族的族源问题主要有北来说及云南土著说。北来说主要认为,彝族是古羌人由于各种历史及生活等方面的原因而南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我国西南等地区的土著部落不断兼并、融合而逐渐形成的民族。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古羌人部落主要散落在我国北部的陕、甘、青三省一带,当时主要以畜牧、狩猎为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现在的彝族支系繁多,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包括北至天山之麓,南抵金沙江岸一带的广阔地带,其中的“越嵩羌”“旄牛羌”“青羌”等部落,则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从事牧畜、狩猎等,延续着种族的繁衍。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彝族的人口不断地增加,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各种社会条件、生存条件的影响,彝族逐渐分化为“或为牦牛种”“或为白马种”“或为参狼种”作为氏族图腾的部落。在河南殷墟发现的大量的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羌的记载。根据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记载:“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段注:“御览引风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人从羊,因以为号。’”又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的有关记载,羌人的原始社会形态:“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业。”

不断向我国西南等地区迁徙的古羌人,由于在迁徙的过程中没有遇到比他们强大的其他族属的阻挡,他们才能以氏族部落为集体“任随所之”,自由活动于现在北起于甘肃武都、南至四川越嵩的广大地区,并前进至今金沙江南北

^① 辛建民:《挖掘和弘扬陕西地域文化 建设文化产业大省的路径思考》,载《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而达现在的云南大理洱海附近，充分享受着大自然赋予古羌人的这片肥沃的土地，滇池地区的古羌人也逐渐发展为“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为部落”。根据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学巨著《史记·西南夷传》的有关记载：“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自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文献中记载的这些部落都是氏类，他们同属于氏羌族。由此可见，他们与羌语支、彝语支其他各族在历史渊源上的关系之密切。

古羌人与彝族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在彝文中也同样有记载。根据《贵州通志·土司志》引《罗鬼夷书》的记载：“一世孟自旄牛徼外，人居于邛之鹵。”贵州彝族学者余若琼在其著作《且兰考》中记载：“有孟（希母遮）者，居邛之鹵，即古之西夷。”邛之鹵的地望，有学者认为在越郡内，即今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附近。也有学者认为邛之鹵，即“邛波习鹵”，其意为“大雪山之麓”，原先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高原地区，之后逐渐迁到越郡。根据《且兰考》的记载：“孟六世孙囊皋‘居濮及乌’，乌即今威宁，濮即东川、芒部、水西。”

除此之外，夷羌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在汉文献中同样也有大量的记载。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或为牦牛种，越嵩羌是也。”越嵩就是现在的大渡河以南，是古代彝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同样是羌的一个分支。《华阳国志·南中志》有关记载，蜀汉时期“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当时的这支飞军就是从今昆明市和曲靖市调去的。同样《蛮书》当中也有“剑羌”“大羌”“羌虏”等的记载。明朝时期云南东北、黔西北等地区的彝族因为反抗明王朝的残酷统治，当时也被称为“叛羌”，统治阶级派去平定叛乱的将官则被称为“平羌”将军。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彝羌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

彝羌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语言上同样也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的有关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年）白狼羌部落首领向东汉王朝表示“慕化归义”的三首羌语汉译《白狼歌》共44句，176字。据有关语言学家的充分考证，其语言非常接近彝语支，与彝语相同的词汇就多达20余个，这是彝羌族属之间的密切渊源在语言学上的有力证明之一。

彝羌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葬俗上也有充分体现。羌人自古就有火葬的习俗，秦朝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义赏篇》的记载：“氏羌之民，其虏也，

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由此可见在古代彝族就开始行火葬俗。《太平御览》卷五记载今昆明、曲靖地区的彝族丧葬：“建宁郡葬彝，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风，烟气邪，尔乃悲哭。”《蛮书·蛮夷风俗》中的有关记载：“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惟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从今天在云南省曲靖市珠街乡八塔台的古墓群出土的火葬罐分析，当时彝族火葬的主要情况是，人死之后先在一块开阔平坦的土地上堆积干柴，然后将死者的尸体放在上面焚化，在焚烧尸体的同时毕摩念《火葬经》将送魂路线指向北方，为死者指明死后应走的道路，焚烧尸体后其亲属拾骨灰将其放入罐中，掘坑埋葬。直到明清以后，彝族才实行土葬。

彝羌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在父子连名制上同样也有体现，主要是在儿子的名字之前连以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这种为后代取名的方式与彝族为后代取名的方式相同。此外，彝羌都还有以氏族、家支（家族）命名的习俗，就是以祖先英雄的名字作为氏族部落的称谓。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的有关记载：“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又载：无弋爰剑之后，“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这种以称霸一方的氏族、部落首领命名的方式，在彝族中同样得到了世代的承袭。根据《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武定路”中的有关记载，“以远祖罗婺为部名”。根据“罗雄州”说：“有罗雄者居此，至其孙普恐，名其部曰罗雄。”根据“路南州”说：“路南城为黑爨、蛮之裔落蒙所筑，子孙世居之，因名落蒙部。”根据“仁德府”说：“乌蛮之裔新丁夺而有之，至四世孙因其祖名新丁以为部号。”像以上有关这样的记载，普遍存在于三十七蛮部名号中。至今在四川省的大凉山、云南省的小凉山等地区彝族家支名称非常繁多，但几乎都是以其祖先之名为家支名称。例如阿侯、罗洪、瓦渣、八且，这些都是祖先的名号。马克思说：“氏族名称本身是共同世系的证据”，“氏族名称的职能在于使这一名称全体成员保持对于共同世系的记忆”。

彝羌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还体现在其特有的婚姻形态、转房和分支等有关的仪式上，在这些仪式上古羌人与彝族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北史·西羌传》记载：“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妾。”《新唐书·党项传》记载：“项西羌之别种，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弟妇。”以上这些历史文献中记载了羌人的这些特有习俗。林耀华所著《凉山夷家》叙述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小

凉山等地区彝族的婚姻制度：“锣锣有娶兄弟妇的规例，那就是哥哥死了，弟娶兄嫂，或是弟弟死了，兄娶弟妇，此与汉俗大异。娶兄弟妇谓之转房。转房以平辈兄弟最适宜，无亲兄弟者，堂兄弟亦可，由亲及疏，按辈转嫁。转房之俗，由来已久，夷族到处实行……不但同辈间有娶兄弟妇之举，即叔死侄娶婶母，或侄死叔娶侄媳者，所在多。”新中国成立后此种转房制度已经大为改变。此外，分支仪式彝羌之间也基本相同。根据该族的风俗习惯，羌人同氏族十二世后男女之间就可以通婚。《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其俗，世族无定……十二世相与婚姻。”现如今，彝族的婚姻，一般都是与家族外通婚，但同样也可以与同一祖先的族内兄妹结婚。《四川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黑彝这一血缘家支集团，为了通婚而又能保持黑彝血统，就规定到了九至十代，通过隆重的分支祭祀大典仪式之后，便可互相通婚。此后，各家支的祖灵筒，就不供在同一岩洞中。”由此可见，古羌人与彝族的转房、分支等习俗是相同的，所以彝羌之间具有一定的渊源。

上述有关历史、社会、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文献，充分说明了彝族与古羌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二、云南土著说

云南土著说主要认为云南自古就是彝族的发祥地，如今四川、贵州等各地的彝族都发源于云南。持此说的主要论据是，仲牟由（觉穆乌或笃慕勿）是彝族洪水时期（《创世记》）传说中的著名人物，至今云南、四川、贵州等省的彝族之间都有关于洪水故事的传说，而且这些地区的彝族都以仲牟由作为他们的共同始祖。虽然传说经过长期的口头相传，不可避免地带有若干神秘的色彩，但传说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其中历史的真实性才是主要的。

无论是汉文还是彝文的有关记载，仲牟由的原住地都是在云南昆明滇池的附近。明正德《云南通志·云南府晋宁州易门县》记载：“易门县，在州南一百五十里，昔乌蛮酋仲磨由所居之地，元初立演门千户所，至元中改易门县。”《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易门旧为乌蛮酋仲磨繇所居地。”易门县南部的大山就叫做黎崖，又称蒙低黎岩山。《云南通志》又记载：“蒙低黎岩山在易门县治南五十里，高插云汉，下有平谷，宜牧。”云南以及贵州的相关彝文文献记载：“当洪水时期，仲牟由为避洪水即居于此山之上。”《西南彝志·天地产生论》记载：“天使策耿直说道：三年前这里（蒙低黎岩山）鸟兽都绝迹了，天师差遣额勾先去江头，以后转到四方，挖了十二座大山，填了八条深谷，直达

江尾，只留中央一条山脉给仲牟由住在上面。这位老人向仲牟由说，满了十天十夜以后，你再往洛尼白去住。哪知道不等到十天十夜，只满了七天七夜，仲牟由就牵着马、赶着羊往洛尼白去了。”这是洪水时期，仲牟由从云南中部地区迁徙到云南东北部的一段较为详细的叙述。这与之前论述的仲牟由的原住地在昆明滇池附近的记载是吻合的。后来因避洪水之患仲牟由迁到洛尼白，即是今云南昆明市的东川区。据说仲牟由一共生有六子，后来经过不断地发展融合，逐渐地发展为“六祖部落”。

由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关于彝族族源的北来、云南土著两说，皆有理有据。

三、彝族与滇的渊源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南夷（夜郎）之君，西夔之长。”又据集解引徐广：“夔，羌之别种也。”又据《主父偃传》载严安上书：“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夔。”其中的羌、夔二字多连用。又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南御滇夔，夔僮。”《汉书·地理志》则记载“滇夔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莫能相雄长。”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绪论”指出：“活跃于云南腹地的氏羌族群中，居于平坝的为滇夔、叟、爨，居于山区的为‘昆明诸种’或‘劳浸、靡莫之属’。”尤中主编的《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认为“滇国的主体民族是夔族，但也有叟族和昆明族”。胡庆钧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彝族》中记载：“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夔（濮），夔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条件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以前，活动于西昌地区的‘邛夔’和滇池地区的‘滇夔’，是其中主要的代表。”根据以上文献的记载，“滇夔”“滇濮”就是居住在今云南滇池平原附近的滇族，“夔”就是“濮”的同音异写。彝文古籍《勒俄特锵》记载：“滇濮”，“滇”彝语，汉意“鹰”；“濮”彝语，汉意“人”“族”“部落”。“滇濮”（夔）汉意“鹰人”“鹰族”。地名：“滇濮殊罗”，“殊”彝语，汉意“海”；“罗”彝语，汉意“深广”。“滇濮殊罗”汉意“鹰族深渊大海”，简称“滇海”“滇濮底”，汉意“滇人平原”，其地望即今滇池地区。《华阳国志》记载：“滇池县，郡治，故滇国也。有泽水，周三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且狭，如倒流，故曰滇池。”彝文古籍与汉文古籍所记相符。又据彝文古籍《阿鲁举热》记载：“彝族是飞鹰的后裔，龙虎的传人，不仅把鹰作为图腾崇拜，而且作为族、部落、首领、地名

称谓。”

以上文献记载的这些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彝滇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古证今”可以弥补有关云南历史文献之缺，他们自称“滇濮”，有张、李、毕、黄、高、鲁、普、安、戈等姓。毕，彝姓戈鸡、碧鸡或凤凰氏族，是从昆明碧鸡山和凤凰山迁去的。普，彝姓也是普，葡萄氏族，是从昆明西郊大普吉迁去的。鲁，彝姓龙，龙氏族。李，彝姓牟利，李树氏族。张，彝姓罗（路），虎氏族。黄，彝姓谷，水稻或旱谷氏族。高、戈，本是同姓，同音异写，古称昆明人，据说是从碧鸡氏族分衍出的，氏族不详。安，彝姓阿，土司后裔，氏族不详。他们都认为，古代的滇濮地区就是他们共同的主要聚居区域之一。时至今日，毕摩还一直把鹰作为部落的图腾崇拜承袭着，而且在其施法术时，所佩戴的大毡帽的布套上，也绣有展翅飞翔的雄鹰，两条毡帽飘带上也各佩系一只鹰爪或雕爪。他们认为这是英雄的祖先遗留给他们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法宝，具有除暴安良、保护氏族、保佑丰收等方面的功能。

此外，从云南省滇池附近区域逐渐迁徙南下的一支滇濮，在古代曾主要聚居或散居在江川、建水、通海、石屏、蒙自、开远、红河一带的坝区或者山区，自称濮人、濮族、濮拉。“拉”在彝语中为虎的意思，称虎濮，图腾崇拜为虎，因此彝族又称虎族。在彝族各家门楣上都有供奉的石雕的小老虎，在各部落的村中则供奉石雕的大虎作为全寨的守护神。他称为阿濮（夔）、濮瓦泼，或者称为花濮、白濮、黑濮，或者称为姆基（母鸡）、尾濮，这些名字或者因节庆歌舞头插雉尾翠羽，或者因为牛尾毛编为朝天角，或者瓔珞纷飞而得名。早在元初，因为夔人是临安府的主体民族，曾在今天的通海地区建立过“阿夔万户府”，统治区域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南部地区。《元史·地理志》记载：“河西县（通海）……在杞麓湖之南，夷名其地曰休腊，昔庄躄王其地……阿夔蛮易渠夺而居之，元宪宗六年内附，七年即阿夔部立万户府，休腊隶之。”《滇南志略·种人》记载：“母鸡居多负险，以竹为屋，迁徙无常，俗好斗，性愚而诈，佩刀负弩，捕生物即食。”

四、彝族与叟、昆明的渊源

在古羌人不断与西南等地区的土著部落逐渐融合为“夔”的基础上，昆明人与夔（濮）的不断融合是形成彝族主体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发展阶段。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西南夷传》中有对彝族历史的记载：“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

